

書名 皇明文衡一百  
卷 正德五年  
序刊本  
撰者 明 程敏政 輯  
明 范震、李文  
會 校

# 卷六十五

卷 卷六十五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各代 明  
索書號 大木 集部 總集類 30  
編號 D78615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61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集部 總集類 30](#)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皇明文衡一百卷 正德五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皇明文衡卷之一

代言檄



翰林院學士新安程敏政選編  
鄉進士國子監助教永康范震校正  
賜進士應天府儒學教授郊郢李文會重校

宋濂



自古帝王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  
未聞以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  
狄治天下也  
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  
美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  
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醜兄至於弟技



我伏遏彼西番白日所沒王且往聲申畫郡邑矧茲全蜀其有不卹文軌既同大統以一

帝有溫詔汝克輸忠弼成鴻業樹此駿功尚左右朕圖惟厥終文致太平虞周比隆王拜受詔夙夜在公以經以綸忘其瘼痾三旬在告遘茲憫凶朝則有士野則有農茹泣相弔吾將曷從我謂我王間氣所鍾生為人英歿而愈雄在天乘雲上下從龍為雨為霖品彙其蒙況也嗣子綽有王風責難陳善祗事兩宮繼志述事式和華戎潤澤所被中外攸同則王汝祚寧有終窮豈以死生而殺而豐是用作詩以告萬邦

皇明文衡卷之六十四

皇明文衡卷之六十五

漢三老董公碑有序

徐一夔

予讀太史公書至三老董公說漢之事作而言曰三老董公其秦漢間有道而隱者乎不然何其言之符機際會而粹然一出於仁義道德也公之說漢高祖也其言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名其為賊敵乃可服又曰仁不以勇義不以力至哉言乎不意文獻斷喪之後兵戈搶攘之日有此人也蓋方是時項羽放弑義帝公以此說高帝討之時高帝左右稱讀書如酈生不及此稱文學如叔孫通不及此稱智術如張良陳平不及此而公獨及之意者公在草野冥思天下之故項強而暴劉弱而仁莫有急於此者以故發



憤為高帝陳之不疑也公之始末史闕之即其言想其人必秦漢間有道而隱者惜乎漢用其言而遺其人也爰敘而銘之銘曰

秦政不綱義旗四舉紛紛藉藉孰為義主緬彼有道鴻飛冥冥不聞其聲矧見其形猗嗟董公時止時作懷寶在躬不迷而覺劉弱項強公有深憂討逆致順公有遠猷一言之出萬鈞不拔什項興劉此機之發維此董公其執不猗維茲之言允也其時公言既用公迹愈邈推公之蘊可興禮樂漢雖公遺公言不墮公言不墮大道之維

漢紀信碑有序

予讀大史公書至紀信以身代死之事作掩言曰信之忠誠一至是乎且信倨起之徒也當其事漢項羽圍荊陽漢危甚

王時欲存有降而已降則漢事去信遂自為王降羽幸因得脫羽燒殺信吾意是時漢事未定如信者不過苟相依乘以饗富貴而忠誠若此何可得哉漢王既定天下嘗斬丁公以勸忠矣而於信獨無贈典及太史公記載刺客如荆軻聶政為之列傳說客如蘇秦張儀為之列傳刑名如韓非申不害貨殖如卓王孫陶朱猗頓為之列傳至於殺身成仁如紀信者乃獨不為之列傳遂使信之大忠不自於天下後世而臨危顧身者踵相接也爰敘而銘之銘曰

黃金可銷白石可磨將軍之志之死靡他一念之精如霆之發視刃不銛視火不烈滎陽之圍漢累卵危委八尺軀全一帝基死生之故夫豈易與興亡之決在此一舉捐軀徇國有若斯人緬想先烈莫之與倫



齊王蠋碑有序

予讀太史公書至齊王蠋不屈之事作而言曰為臣死忠臣人律令也士不與焉蠋嘗諫齊王不從退耕于野未嘗居齊之位食齊之祿則齊之士也一旦燕人破齊走王而七十餘城俱下守城之臣非不多也不逃即降爾未聞一人為齊死者當是時湣王已死蠋猶區區為齊守畫燕人使謂蠋曰燕人高子之義將以子為將封子萬家否且屠邑蠋謝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攷其事與伯夷相類蓋伯夷孤竹君之子讓國而逃非有位者武王伐紂天下是之伯夷非焉殷既滅矣而猶恥食周粟猶蠋志也伯夷之事罕而見稱於孔子其道光明王蠋不幸不逢孔子太史公僅附於田單傳尾而稱說猶詳爰敘而銘之

銘曰

猗歟先生國之楨士之特也志弗隨以貞矢金石也衆反顧以生行不惑也執義之兵返仁宅也固然獨行匪矯激也休有烈聲軋亂賊也我揭其英髮上直也

商巫咸祠碑

張孟兼

惟書曰在太戊巫咸又我王家又曰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巫賢巫咸子也則巫咸父子世為商輔相矣而巫咸尤見諸子百氏書夏邑有山曰巫咸頂志以巫咸隱於是為名頂故有巫咸祠惟遺甃焉而莫知其所始山麓有廟尋廢蓋宋崇寧間邑大旱禱巫咸而雨請于國賜封王號見斷刻云洪武八年冬縣令闔育等即其頂作新祠而以巫賢侑惟巫咸古賢臣也生而為治功在王室歿而為神澤及後世矧能出雲



爲風雨而民以望歲者望之其可謂虛也矣是宜食享其土  
不誣乃爲作迎享送神詩使敬祀之而亦以記其成焉詩曰  
巫山兮巉巖神隱兮中巖神去兮千古盍睠兮我土神化兮  
爲雨風雲兮上下吁我民兮匪神何怙山雲兮浮浮神宅兮  
山之幽神降兮我留於薦兮我羞我享兮以雩匪鐘鼓兮爲  
娛吁願我民兮不渝神宇兮何之風雨兮其馳神我兮不違  
我望兮以思吁樂年歲兮惟神自茲

梅長者祠堂碑

方希古

天地至和之氣時得之而爲春日得之而爲煦風得之而爲  
薰皆所以長養萬物其化至密而其用至醇其在天德也則  
爲元其在人德也則爲仁爲至善之德爲惇厚之化爲無言  
之教備其理者在唐虞爲八元在周爲仁人在漢始稱長者

其取義以爲能長育人材先躬行而尚本質有長盛冒火之  
道故善治天下者必貴之洪亮之大臣隄塞侯張歐皆以長者  
稱因其行而求之若曹懿任以之清淨寧謐萬石君之父子謙  
謹不諱丙丞相之居德不代以要皆長者之選長者之爲用迂  
而不曲緩而不滯寬大忠厚得聖人之度人主能用之者其  
國必興後嗣必蒙其利非以才智之士淺而易窮也彼孑孑  
然而露其智術任之以事聲威錯出非不可喜然刻薄少恩  
行法無餘意而慮民無隱情喜之者未終而厭苦之者衆矣  
若商鞅之於秦王猛之於符氏曾未旋踵而太亂作豈其才  
智之不足歟長厚之道微而人不懷其德也故天下可以無  
才能之人不可以無長者不幸而乏才能焉事不過於廢弛  
不幸而無忠厚之長者其誰恃而不亡乎長者之用梁肉也



才智之効藥石也吾以所聞所見推之國有忠厚之治者後必不衰家之久存而不墜者必長者之子孫台之寧海有梅氏考之圖譜昔有韓盛字昌圖者仕晉爲章安令擢南昌別駕知晉將亡卽是邑而隱焉常誦佛書旣而有靈鳥降其所居之側若諦聽者歲餘始知郡縣以爲鳳集上其事宋文帝聞而下詔褒之上表稱謝曰此殆覺陛下之德耳臣何與焉帝咨嗟稱爲長者仍命郡縣關其所居舍爲丹丘寺云今八百餘年矣其子孫衆多爲邑巨家而寺亦不廢宋淳祐中諸孫之學佛者良阜建重閣像而事之歷年雖久而未有記其事者夫以劉宋立國未數十年而宗社爲墟長者之傳今十載而猶未艾此其所爲之可憐豈特一言之善哉宋文帝知其爲長者而不知長者之爲用國之不壽也固宜而長者之澤至於子孫而益著矣天之於善人其所施甚遠矣祠而奉之非特高夫尊祖之思使聞長者之風者却去浮薄而趨忠厚豈不足爲天下之勸乎然則長者雖不獲如塞侯等之有益於當時而其遺澤之所及未始不同也乃爲詩以系之詩曰

中世取士貴乎才智巧僞如雲非國之利無言而化不爲而成長者之功沛然難名漢祀四百將相多有匪任長者其何能久如山之常如地之容不震不騰涵以雨風或垂于時世不能以澤鍾厥家千載祚祿有符之哀權於墓巨先生恥之高蹈海濱行脩于身閭里咸化靈鳥降祥自天來下璽書旌門惟德是嘉曰匪于躬邦家之華有而弗居天下儀式錫之嘉名江海動色上下百世作者幾君其誰子今尚有子孫列



堂森森衣冠奕葉孰能祐之長者之澤爲善無位所係則長  
若惟尊崇卒取危亡有嚴祠官浮屠攸宅歲時蒸嘗子孫千  
百輔德于天爲善惟人載其淳風民俗是敦

關王廟碑

古之享天下萬世祀者必有盛德大烈被乎人人其或功蓋  
一時名震一國祀事止於其鄉而不能及乎遠惟漢將關侯  
雲長用兵荆蜀開國統未復以身死之至今千餘載窮荒遠  
裔小民稚子皆知尊其名畏其威懷其烈而不忘是孰致然  
哉蓋天地之妙萬物者神也神之爲之者氣也是氣也得其  
靈奇盛著則爲偉人當其生平時揮霍宇宙頓挫萬類叱電  
噫風雄視乎舉世故發爲忠義之業魏魏赫赫與日月並明  
與陰陽同用不幸其施未竟鬱抑以沒其炳朗靈變者不與

衆人俱泯則復爲明神無所不之固其理也人多謂侯特武  
夫之勇非有損益於世此非知侯之心者當侯之時勢莫完  
於曹操力莫強於孫權昭烈敗亡之餘削弱爲特甚操欲誘  
侯爲己用毅然不從權欲爲子請婚罵辱其使如狗彘左右  
昭烈誓復漢室此其忠義之氣固足以服天下豈持一世之  
雄哉使侯不死與孔明戮力孔明治內侯治外漢賊可誅  
孫氏可虜而高祖之天下可復矣然則侯之存豈惟蜀人賴  
之海內實賴之無成而卒非惟蜀人痛之凡嘗爲漢民者皆  
宜爲之悼惜也感之深思之久事其在天之神以致尊慕之  
心而不廢豈非出於天理民彝之正也哉蓋海故有侯廟邑  
人虔奉如侯尚存咸願紀德刻之牲石俾永世無惑詞曰  
炎光中滅寰宇分奸雄繼繼存敬吞穢腥上聞帝爲聖大統



重界高皇孫救令神人下天關虬髯虎眉而赤鬚寶刀白馬  
提三軍驅斬羣盜如狐豚扼剗取益聲勢振東吳喘恐晚且  
躡中原萬里殺氣昏意欲掃蕩無留痕厭世倏忽棄厥勳神  
靈在天燁若暎奉帝之命施威恩旌善誅惡康黎元孫曹兇  
虐罪不原羈鬼號呼遭割楚孰若我侯久愈尊海內廟祀莫  
敢諼春秋薦獻羅庭門酒芳牲碩簫鼓喧侯乘飛龍雲駢軒  
萬騎扈從持旌旆來如飈馳去星奔惠民以實不以言嗟哉  
我民慎潔虔懋德致福無尤愆德涼媚瀆神不餐至理甚昭  
千古存侯神行世同乾坤

敕建元衛國忠肅公廟碑

劉三吾

洪武二十一年夏五月

皇上御 奉天門召翰林學士臣錫三吾謂曰朕英命王曹

鼎新百神祠于欽天山之陽在元季有南臺大夫福壽效忠  
以死宜全廟是方今本部尚書秦達奏廟已告完碑已釀就  
請文鑿之以壽末久臣三吾職在紀載敢不欽承

上命謹按大夫諱福壽唐兀民幼倜儻有大志知讀書既長  
入備環衛積勞授長寧寺少卿累官至全知樞密院事當元  
至正辛卯潁川兵起事聞肯其君方清暑上京廷議欲駟奏  
以俟命公持不可謂比得請還事將無及矣即親部分將士  
調往討之然後以聞順帝嘉其處置明年改授宗正府也可  
札魯忽赤以江淮警急尋除淮南行省平章政事至則濠泗  
已失公日益圖備禦而上游兵勢方熾乃嚴程築石頭斷江  
面且戰且守坐固人心會集慶告急拜公江南行臺御史大  
夫臺治孤危所仗湖廣平章阿魯輝一軍為聲援而部下皆



苗兵翻肆暴掠阿曾輝者旋亦見殺退軍于杏花村高郵廬  
和等州相繼失守內乏糧儲外無兵援公料簡民丁壯者為  
兵富者出粟嬰孤城自守丙申春三月

天兵至臺軍屢戰弗利度不能支盡閉諸城門惟開東門通  
出入未幾城陷官民四潰公獨據胡牀坐鳳凰臺下指麾左  
右若將有為或勸之遁去厲聲叱曰吾臺端重臣滅存則生  
城破則死尚安往遂死其所郡達魯花赤達尼達思不忍棄  
去亦死焉

皇上素聞公名命軍中物色以死聞嘉歎久之賜棺槨斂葬  
如禮其朝聞之褒贈金紫光祿大夫江潮行省左丞相上柱  
國追封衛國公謚忠肅嗚呼公為不負臣節矣竊嘗慨歎自  
元叔世奸臣擅權其內藩將失律其外天下幅裂日底于亡

公河西人也當臺城孤危于不可為之昔厲不可辱之  
天命有歸所志弗遂則慨然捐軀以死曾無難色非曾中荷  
定見者其能然乎眎彼平日門閥自高華楚自將坐則議論  
風生前無古人至此則皆斂裳宵逝忠節無聞其于公賢不  
肖何如也欽惟

皇上得臺城首表大夫之死得安慶復表余闕之死皆俾廟  
食以厲臣節

皇上是心周武王封比干墓之心惟大夫庶故在城南土門  
岡市閭閻非官民揭虔所故今徙是方與諸神聯祠庶庭庶  
門輪奐一新繚以垣牆樹之杉竹是使公之中槩與欽天山  
全其截業公為不徒死矣為人臣者登公之庶拜公之位得  
不有所觀感而興起乎繫以詩曰



侃侃衛公仗厥孤忠守此江東  
天兵聿臨弔伐是心久旱而霖元有盡臣見道之難如公宰  
倫桀犬而信各爲其君豈顧羸臣 堯化如天表以墓降廟  
以揭虔惟闐闐中往來憧憧感動 宸衷欽天山陽厥非燥  
岡造祠是方聯諸庶庭煥其丹青公此安靈掌祠山巔與  
國縣延億萬斯年

皇明文衡卷之六十五

皇明文衡卷之六十六

碑

皇明黔寧昭靖王祠堂碑

王景

德足以昭三辰勲足以靖四垂故能翕張皇猷揮霍幅員乘  
大化以控搏與天地而俱存生為人豪歿爲明神理之常也  
是以先王叙功以作元祀也非惟褒德顯忠蓋亦示神而明  
之之誼焉若馬援之於漢張仁愿之於唐蹇與赤之於元其  
人雖死其功烈在人千載一日語云大功必百世祀茲其近  
之有若黔寧昭靖王之茂實比之數公實有過焉尸而祝之  
斯古道也夫

聖人出而大命集必生應昂降岳之佐以開其休時維我王  
勿隆天造受恩